

迎接“文明城市”的曙光

◎王小萍

2003年春天在青岛,我攥着装炸黄花鱼的空塑料袋走了10分钟,只为把它丢进垃圾桶。在这条不宽的海滨马路上,我实在不忍用个垃圾袋来破坏她的洁净。我对同学说,青岛真干净。她说那当然,文明城市。

2015年春节在厦门,我从鼓浪屿回来在公交车站问路。一个操闽南普通话说的大爷见我听不懂,找来笔和纸。至今,那些数字、圆圈和箭头,依然如串串音符,在我的心头跳跃。音乐让厦门灵动,温暖成就厦门的文明。

行走在遥远的街头巷尾,心生妒忌的我,遥望自己的家乡,那个鲁北平原上的小城,何时也能有这样的时光?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如今,那个曾经的普通小城,招商引资,撤县划区,以地兴村,以人为本,在时光机前闪烁着她的灼灼光辉,坚定的走进了她的新时光。

自2017年3月,济阳县政府陆续在城区取缔“大集”开始,城区的马路就见了新颜。隔三岔五的拥堵消失了,各色垃圾和异味没有了,零七八落的摊位,横七竖八的组列,都被有序迁至便民市场内。肉制品更精准的检疫,同类物资按类别设摊,既保证了食品安全,又监督了合理定价,利民利市场。

整洁和宽阔还给马路,告别熙攘后的清静也还给了临近的小区。从今年夏天开始,各居民区开始配发一绿、一黑两个垃圾桶。绿色的放置可回收垃圾,黑色的装存不可回收垃圾,大家依此进行垃圾分类。减少环境污染,部分垃圾变废为宝,将保护环境落实到生活点滴,落实到实处。

道路的畅通,收入的提高,车辆明显增多,又给交通安全提出了新挑战。济阳交警自2017年起,陆续新增电警,专拍车辆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通过自律和法律约束,让斑马线变成真正的生命线。2019年7月起,济阳区交警在重点路口安装“智能管控监控”,通过语音提示和远程喊话系统,抓拍、喊话闯红灯者,使闯红灯行为得到有效纠正。车辆礼让行人,行人严守交通规则,自然和谐的交通环境,逐渐开展而来。

居住环境的改善,道路安全的提升,离不开每一位济阳人的努力。小城的人民善良又聪明,我们在创造外在美的同时,也在努力提高内在的美。

清晨五点多,当勤劳的鸟儿刚飞上枝头歌唱的时候,安大广场的跑道已经有了健身的人群。跑步的、快走的、减肥的、健身的,年

轻人、年迈的,都在这个露水未干的清晨,开启着这一天的美好。

在晨练的人群中,我总是喜欢和一个年过六旬的阿姨打招呼。阿姨身材瘦小,从另一个方向起步,与我们相向而行。她皮肤白皙,卷发短而不乱,优雅中藏着一丝俏皮。阿姨的眼睛很亮,红唇与不大的脸颊,相得益彰。仅凭这,便足以推见她年轻时是个美人儿。尤其是那幅将双手包裹严实的手套,总让我感觉,她与日本明仁天皇的妻子——美智子皇后,有几分相像。

我曾经在杭州公园的一角,羡慕一位穿长裙推着婴儿车的妈妈,羡慕她脸上的恬静和温柔。但此刻,我更欣赏阿姨脸上的浅笑和从容。每一个人,若在年老的时候,能按照自己的节奏惬意生活,是这座城市的魅力,亦是这座城市努力的方向。

岁月从不败美人,腹有诗书气自华。区图书馆,现在是济阳最受欢迎的场所之一。

有一个雨天,我远远看到图书馆门口,大家攒动聚集在台阶处,不停的甩伞、跺脚。近了才发现,大家是在有序的收伞放伞,甩掉脚上的水。没有喧哗,不用提醒,大家自觉蹭掉脚上的泥水,整洁干爽走进馆内。

一楼馆内的座位数量并不算多,几个小男孩自觉取了书,盘腿坐到了地下;一个拿平板的姑娘,主动帮大爷调了窗帘换了座;一个年轻的爸爸,抱着扎小辫的娃娃大步走出去,边走边拿起食指照着孩子做嘘嘴状。写作业的学生,拿书本备考的青年,都悄无声息的丰富着读书的画面,又不约而同的维持着安静的环境。尊老携幼,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润物细无声,这些品德早已融入小城的血脉,成为她文明的一部分。

城市的文明,早已不是高远的词汇,而是成就小城的智慧。

如今走在家乡的街道上,望着蓝天白云,我仍然会忆起青岛的马路、厦门的街头、杭州的公园,那些美景,那些温暖,他们曾经那么远,如今却在眼前。家乡的小城,包容、感恩、上进,可爱又温馨;我们的小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发展经济,开放融合,秀外慧中,已踏步走进了竞争全国文明城市的行列。

济阳,你这个黄河北岸的小城,我们为你的发展感到自豪,为你骄傲!接下来,全区人民将与你一起,接受“全国文明城市”的大考,共同迎接“文明城市”的曙光!

作者单位:山东立德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续史有记

◎杜秀香

新上初中的女儿在一周的军训后抱回一大摞新书,她仔细而又认真地包着书皮。不得不说,现在轻薄透明如保护膜的书皮相较于我们儿时包书的各色报纸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包到历史课时,她施施然地说:“妈妈,作为一个资深的历史爱好者,你能告诉我历史是什么吗?”呃……这个问题,好像有点难。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意大利的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有更多的人说:“历史不外就是帝王将相史,或者历史就是人类史。”听起来似乎都有道理却似乎又没有那么一点偏颇。其实,所谓“历史”,顾名思义就是经历过的过去。只不过,有的过去被记录,有的过去被遗忘;有的过去在延续,有的过去已消亡;有的过去变成神话传奇,有的过去依然有图有真相。不可否认的是,过去是一直的,持续的,永远的。所以,只要还有时间存在,只要还有此时,历史就不会消亡。莫若说,历史就是时间史。

环顾世界,眺望古今,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如中国这般热衷于书写历史。我们的先祖们近乎执着地在岩壁、在甲骨、在青铜、在竹帛、在纸张上记录着我们民族走过的足迹,思考着王朝兴衰的轨迹,书写着帝王将相的事迹,篆刻着文明发展的痕迹。从周朝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中国编年正史、信史的开端)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的记录;从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春秋》记事始于此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的记录。确切地说,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两千八百多年。由此,中国成为全世界历史记录最完整的国家,中华文明亦成为全世界唯一一脉相承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在这片曾被称为中原的大地上,啾啾学语的孩子说着几千年前先辈们曾说过的语言,入学启蒙的少年们写着曾在古人笔尖流淌的一笔一划,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

历史,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文化不灭,文明不死。文明何在?

周末陪着女儿追看《我是歌手》,本来要追的是华晨宇,却不成想被腾格尔深深打动。一首首悠远悲怆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唱出了他对故乡、对草原最深沉炙热的爱。忧伤的曲调,在心头萦绕,在耳边回荡,游子的孤独,在腾格尔近乎嘶吼的歌声里震颤、回荡,闻者伤心,听者落泪。那是一个长在故乡却又失去故乡的游子最刻骨铭心的想念,那是一个失去民族文化却又苦苦寻根的游子最悲怆的呼喊。远离故土,失去母语,改变祖辈相传的生活,他们不止是故乡的游子,更是民族文化的游子。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存在的根本不是土地,不是城市,而是文化,更确切地说是语言,是文字,是信仰。当这一切慢慢消失在时间里,他们也就成了历史的流浪者。古今中外的学者一直固执地追寻历史上那些莫名消失,不知所踪的国家、民族或文明,设法捕捉他们消失的蛛丝马迹,努力解读他们留下的只言片语,亚特兰蒂斯、玛雅、匈奴、契丹、西夏、楼兰……它们消失的未解之谜如同迷雾笼罩在史书中,徘徊在废墟里,让过去变得不那么确定,让历史多了几分诡异与神秘。其实,他们一直都在,在历史的维度里,在我们的身边。只不过,他们迷失了。某一个瞬间,某一场战争或某一个突发事件,他们远离故土,还能流浪,慢慢融入到别的民族与文明里,渐渐忘记了自己的语言发音,遗失了自己的文字书写,丢掉了自己的信仰崇拜,于是,在历史的记录中,他们神奇地消失了,不知所踪。文字成为无人能读的死文字,文明也成为一段扑朔迷离的未解之谜。

太史公在《史记》里专门开篇辟章为匈奴、大宛、乌孙立传,只可惜,它们最后都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也没能逃过历史的大浪淘沙,如今我们所知的埃及、印度不过空有其名,古文明的内核早已消亡,准确地说它们现在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中国帝国时代最后的余音,离我们最近的王朝——满清王朝,他们从青山白水走出,走进中原大地,走进中华文明,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对一个民族而言,这是他们民族的高光时刻,历史巅峰。可就在这一百多年里,他们渐渐抛弃了原有的生活传统,放弃了自己的母语,遗忘了自己的文字。在统治历史的同时,他们也正在历史上消失。时至今日,会说满语的人已经屈指可数,等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文化与文明也将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中学时,学过都德的《最后一课》,如今看来更能理解他们面对国家文明和民族文化即将消失的巨大悲伤与失落。

中华文明一路走来,从来不是岁月静好,更没有现世安稳。春秋战国之时,中原四方受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时时侵略边境。公元前771年,北戎更是引兵入镐京,杀死周幽王,灭亡西周。平王东迁,诸侯崛起,王室衰微,后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从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忍不住慨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秦汉之时,匈奴崛起,攻城略地,杀人劫物,幸得一代代名将出征边疆,驱逐匈奴并留下至今听来依然热血的民族最强音:

“走吧,车要开了。”金春雨对周钰和肖晓说。

“哎,昨天晚上我加你好友了,你的昵称‘我在富士康’?怎么是这样一个名字?”边往公交车跟前走着,周钰问金春雨。

好多同学因为艺考买了手机,周钰的妈妈也刚刚给他买了一部。

“也没什么。一个小时候的好朋友现在深圳,在QQ上遇到了她,说那边有个很大的公司叫富士康,就随手改了这个名字。”金春雨轻笑了一下。

“春雨,最后这几个月了,咱们一起努力吧。努力学习,努力准备升学考试,努力让自己快乐!”周钰望着金春雨,微笑着说。

他知道,金春雨只要上线,就会看到他在QQ上的签名:

坚持!除去坚持,神马都是浮云!他清楚,春雨会明白他意思的。

“嗯。”金春雨点了点头,金春雨一手拉着周钰肩上的包带,一手搂着肖晓的胳膊,往前推着他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记得有时间打电话给我。”

“我知道。有时间我会给你留言的。你也回去吧。”周钰说着,紧跑几步,跳上了就要开走的公交车,然后伸出手来,把肖晓拉了上去。

“以后不许你这样,碎了怎么办?”金春雨认真地望着肖晓。

肖晓被金春雨的样子逗乐了:“碎就碎了吧,你以为它真的是花吗?”

“怎么不是花呢?难道你没看过吗?那不是花是什么?”金春雨急起来。

“你说它是花,它有生命吗?有香味吗?会生长吗?真是的!”肖晓拉了金春雨就要往外走,她想让春雨陪她去打一打羽毛球。

“你怀疑,是因为你不了解,不喜欢,不爱!”金春雨有些生气地说。

肖晓觉得金春雨有时真是好笑,可她不想跟她争。那次,金春雨死活也没陪肖晓去打羽毛球。

“对不起春雨,我不是故意的。真的对不起!”肖晓急得脸通红。

“不怪你肖晓,真的不怪你!”金春雨冲肖晓笑了笑,“也许是到了该碎裂的时候了。”

“车要走了。春雨,记得我刚才跟你说的话,要快乐!”周钰边说着,边向金春雨伸出了手。

站牌下的公交车,真的已经调转了车头,就要发车了。金春雨望着周钰,用力点了点头。三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一定要快乐!我在富士康!”周钰从车窗里伸出头来,冲她喊着。

“春雨,快乐!我会想你的!”肖晓也伸出头来,冲她挥动着手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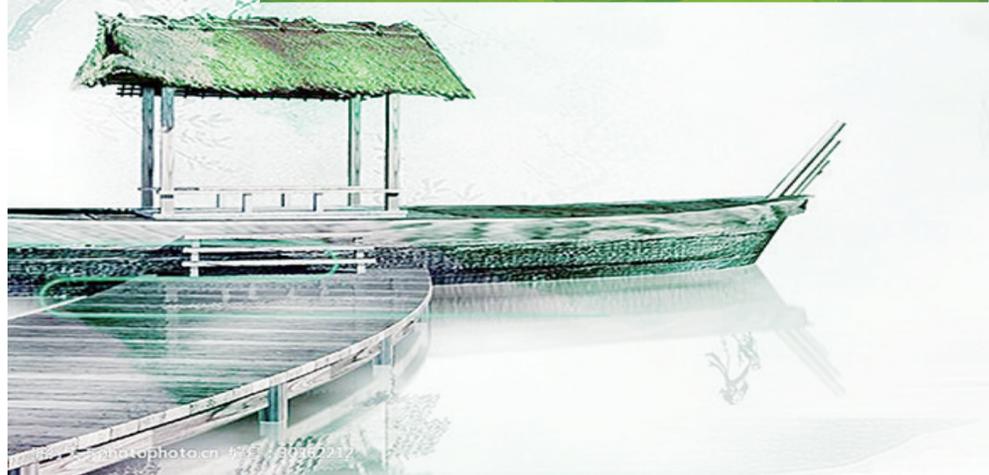
公交车拐了个弯,驶上公路,眨眼不见了。金春雨来了他们三个人刚才站立的地方,静静地看着地上那几片碎玻璃,看了很久很久,直到眼睛花了,她才慢慢蹲下,细细地把那些碎片拣起来,捧着她一步步来到操场边那棵最大的丁香树下,然后用手在树下挖起来。

树旁边的土有些硬,指甲上有血滴下来,她似乎没有意识到,继续用力挖着,挖着。看着坑中的碎片,有泪水落下来,她没有去擦。她把丁香树旁的落叶和泥土归拢到一起,然后用力推进了眼前的坑里。在阳光下闪着亮光的万花筒的碎片,眨眼之间不见了。

从包里拿出日记本,流着泪,她飞快地写着:

一直以来,唯一的玩具就是这只万花筒。轻轻转动着,万花筒里便是多姿多彩的璀璨世界。这只小小的万花筒丰富了我的童年,那是一个迷人的梦……总是梦想着,能钻到里边去看看那里的精彩。今天,万花筒掉在地上,碎了,眼前,却只是几片细小的玻璃碎片……

(70)



Advertisement for the novel '丁香季' (Dingxiang Season) by 鞠慧 (Ju Hui).